



走过四季

◎吴有涛

季节是多彩的
时光是有色的
红,立春的梅
白,大寒的雪
三代人的步履
像时针划过年轮的印记
人影铺成诗行
用脚韵弹奏节气的琴弦

孩子的笑声是惊蛰的雷
劈开了清明
撒下了谷雨
小辫子甩出春分的彩虹
妈妈的臂弯似小暑的溪流
溢出女儿踩碎雨水的童趣
外婆的手掌像夏至的梧桐树叶
托起大暑与蝉鸣的博弈
霜降在外婆的鬓尾

绘就了一幅禾谷成熟的立秋
贴
立冬后,她们衣角沾满寒露
轻轻一抖,落下冬至的小雪

当大寒的月光浸透征途
立春那盏灯又在前面点亮
四季轮回,年复一年
在时空中走成圆的模样

走过四季

◎吴有涛

紫琅诗会

莲湘声声叩心扉

◎季健

在南通的西北部,有一座被誉为长寿之乡的诗意小城如皋。它就像一颗温润的明珠,镶嵌在长江与黄海交汇的三角洲平原上,不仅拥有着如诗如画的水乡风光、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,更是莲湘舞这一独特民间艺术的发源地。

稍上年纪的如皋人,谁不知道如皋的莲湘舞?谁能忘记那激动人心的场面?当熟悉的节奏响起,“踢、哒,踢踢哒哒,踢、哒,踢踢哒哒……”这声音如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瞬间点亮了整个城市。老幼妇孺纷纷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莲湘舞队经过的道路两旁。一时间,欢笑声、喝彩声与清脆悦耳的打莲湘声交织在一起,在村镇乡野久久回荡。

追溯莲湘舞的起源,有一个令人唏嘘的传说。很久前,如皋有一位美丽的农家女子,名叫莲湘。因家境贫寒,她被卖给员外家为奴。员外见色起意,强纳莲湘为妾。不久,莲湘为员外生下一子,却被员外无情地赶出府门。若干年后,其子科举及第,衣锦而归,却因家族隐瞒身世,不知自己的生母正流落街头。隆冬时节,天降大雪,衣衫褴褛的莲湘手持一根嵌着铜钱的竹竿,边敲边唱,沿门乞讨,那悲戚的歌声倾吐着失子之痛和饥寒之苦,闻者无不潸然泪下。后人追怀孤苦无告的莲湘,遂创作出了这别具风情的莲湘舞,让这段悲伤的故事以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流传下来。

作为莲湘舞发源地的如皋,这里的莲湘舞有着独特魅力。其

舞具由一根或两根一米多长的竹竿制成,人们精心削去两端部分外壳,再用若干铜钱穿嵌其间,并系以彩绸。舞者舞动竹棒,或打击地面,或碰撞两臂,又或相互对碰,那清亮而有节奏的音响便随之响起。随着音响的节拍,舞者唱出应景捧场的莲湘词,或是流传民间的小曲,构成了一个有声有舞、有情有景的立体画面。

莲湘舞尤为注重手、眼、步的统一,整个舞蹈节奏明快,舞姿多彩,造型奇特。特别是双棒出场的“拔棍扭断腰”,舞者们身姿矫健,动作刚劲有力,竹棒在他们手中挥舞出一道凌厉的弧线,其声激越,舞姿酣畅淋漓,常常将莲湘舞推向高潮。每到此时,观者忘情动容,不少人甚至随声唱和,手舞足蹈,沉浸在这热热烈欢快的氛围之中。

所谓“打莲湘”,实际上以唱为主,以打为辅。它既可以由“旦、末”表演莲湘剧,也可在花鼓中出现。如皋莲湘舞最初为单棒,在历史的长河中,它不断吸收腰鼓、京剧亮相等动作技巧,逐步发展成单、双棒相结合的完整群舞形式。

岁月悠悠,古老质朴的莲湘舞曾给如皋的市民百姓、乡野之人带来了无尽的慰藉与欢乐。1949年2月,如皋县城二次解放后,如皋师范学校音乐教师杨冰、马振贤在原有莲湘舞动作的基础上大胆创新,增加了转打、对打、朗诵、快板等形式,并进一步发展了双棒动作,在全校组织起了近百人的莲湘队伍。此后,但凡遇到各类庆典、游行,一队队打莲湘

者手持莲湘棒,载歌载舞,成为活动中最亮丽的风景线,莲湘舞也因此成为人们赏心悦目的节目之一,享誉大江南北。

在苏北民间艺苑中,打莲湘与跳马夫是两支分外艳丽夺目的奇葩。跳马夫为男性群舞,带有浓厚的宗教神话色彩,凝重而刚健;打莲湘则男女皆宜,且更富世俗的民间风情,活泼而清新。它似乎更适于表现女性的妩媚和少年的稚趣。从孩提时起,我的姐姐常常牵着我的手穿梭在拥挤的人群中,去街头观看莲湘舞表演。后来,我的两个姐姐也分别加入了学校莲湘队。每逢莲湘舞队伍在街头巡游,我都会睁大眼睛,在翻飞的彩绸和舞动的莲湘棒中急切寻找姐姐的身影。当发现姐姐挥舞着莲湘棒,身姿轻盈地跳跃、旋转,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时,我总是兴奋不已,两只手也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摆动,嘴里还不住地欢呼。那一幕幕充满温情与欢乐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,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如今,每逢春节等重大喜庆的日子,走在如皋的大街小巷,依然能看到莲湘舞的身影。它不仅是一种艺术表演,更是如皋人民生活的一部分,承载着他们对家乡的热爱、对传统文化的坚守。在龙游河畔广袤的土地上,莲湘舞的节奏依旧明快,新一代如皋人正踏着这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节拍,昂首阔步地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,让莲湘舞这颗民间艺术的瑰宝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

玉兰一瓣

西南营的老味道

◎黄俊生

江海风情

秋风起,柿子红。早晨的红旗巷开始活泛起来,生煤球炉的烟与叫唤孩子起床的声音交织一起,给小巷增添人间烟火气。

该起身去学校了,小辉却还趴在窗台上,眼睛盯着窗外小巷。窗外是一条碎石路,路面的露水还没有完全干透,碎石缝隙间的小草已经微微发黄,仍然倔强地挺直身体,显示它顽强的生命力。

巷子那头传来蹦蹦跳跳的脚步声,一个女孩的身影出现在小辉的视线里,小辉紧张地直起腰。女孩一身时下流行的穿着,浅蓝色大开领列宁装外套,桃红色毛线衫,藏青色长裤,显得老成、矜持;两条扎着蝴蝶结的羊角辫随着跳跃的步伐左右摆动,流露出青春活力与少女娇态。

女孩是小辉的同座同学,是小辉懵懂少年梦里常常出现的对象,可他从没跟她说过一句话,甚至没敢抬眼正面看一眼,只有在她上学路过他窗口时,躲在窗后偷窥几眼。

这会儿,小辉手里攥着一块布团,布团里有只黄澄澄的柿子,这柿子是对面水仓巷一户高门大院里的柿子树上掉下来的。

每当秋风响起,柿子熟了,充满阳光的柔情蜜意,诱惑着人们的视线,更诱惑着孩子的馋虫。但柿树主人看护得很紧,不让邻里孩子靠近一步,更别说偷摘一只了。往往,柿树主人没等柿子发红,就用钩子将柿子钩下来,带青切成小块,放置在石臼里捣烂,挤出柿子汁,扣在缸里沤一年,再拿出来染布。用柿子汁染出的布,每一块颜色都不一样,却都布满阳光的味道。

也许是天意,小辉居然在院墙外捡到一只红艳艳的柿子,可能是鸟啄下来的吧。他将柿子捧在掌心,红艳艳的颜色让他联想起肉嘟嘟、红艳艳的嘴唇。他小心翼翼地吧柿子放进口袋,转身回家,去等待一个霞光明媚的早晨。

蹦蹦跳跳的脚步声越来越近,小辉的心几乎跳了出来。近了,近了。小辉把手中的布团往窗外一扔,立刻缩回到窗后。

布团滚了几滚,在一双小巧玲珑的塑料底布鞋前停住。女孩弯下腰,捡起布团,好奇地打开,看看四周,眼光停在面前的窗台上,好像忽然明白了什么,脸庞立马被柿子映红了。藏在窗后的小辉从窗帘缝里看到女孩重新裹好布团,迟疑了一下,珍重地放进书包,心里比吃了柿子还甜。

女孩有没有吃了那柿子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,从那一刻起,女孩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甜蜜的种子。

半个多世纪后,小辉回想起这段青涩的往事,心里依然甜甜的。

红旗巷已经恢复它原来的名字冯旗杆巷,西南营与寺街一起,以历史文化街区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,那一幢幢凝固的诗篇,那斑驳的时光倒影,那散落在各个角落的记忆,都被重新捡回来。但在小辉心里,那红艳艳的柿子,那油盐酱醋茶的味道,那街头巷尾的烟火气,才是最值得珍藏的人生记忆。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
80周年,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,
欢迎来稿:wyyhappy781@163.com